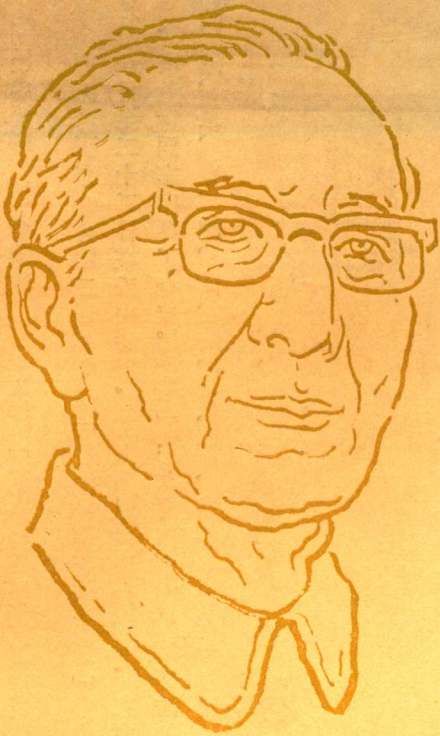


郭沫若研究学会

会刊

郭沫若与爱国主义专辑



嘉州嘉景嘉兴嘉兴会

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郭沫若与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乐山举行。左上图：讨论会会场。左中图：学会领导成员和乐山地、市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左下图：与会同志在沙湾郭沫若旧居参观。下图：来自京、津、辽、鲁、皖、浙、陕、甘、滇、川等省市的一百四十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摄影：张致忠

黄文连

黄茂雄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GUO MORUO

No. 3 (Special Number on "Guo Moruo and
His Patriotism")

Contents

- A Speech at the 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Guo Moruo Ren Baige
- A Work Report at the 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Guo Moruo Liu Chao
- Some Remarks on the Studies of Guo Moruo Yang Wanming
- In Defence of Guo Moruo, a Banner
of Our Nation Tan Xingguo
- Patriotism-- the Soul of Guo Moruo's
Literary Creation Liu Yuanshu
- A Survey of the Source of Guo Moruo's
Early Patriotism Liu Shiyu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o Moruo's
Patriotism and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 Qi Hehui, Tan Jihe
- Patriotism in Guo Moruo's Early Life Chen Xialing
- Random Talk on "Guo Moruo and His
Patriotism" Yang Bingkun
- Brief Talk about Guo Moruo's Patriotic Life Gu Zuzhao
- Fighting for Communism
--Life of Guo Moruo, a Great Patriot Wang Daming
- The Development of Guo Moruo's Patriotism He Yi

| | |
|-----------------------------------------------------------------------------------------------------------------|----------------|
| Guo Moruo's Early Ideas of Patriotism | Zeng Zuyun |
| Guo Moruo's Studies of History and His Patriotism | Luo Shilie |
| Crystal Clear --ou "The Miserable Story of a Shepherd" | Yan Huandong |
| Guo Moruo and Chinese Folk Songs --Also on Guo's Patriotic Spirit in Collecting "New Folk Songs" | Qin Chuan |
| An Original Patriotic Poet | Li Zhongyi |
| patriotic Thinking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Guo Moruo's Poetry Writte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Yang Zhenbai |
| A Study of Guo Moruo's Historical Play "Cai Wenji" | Ma Yunmei |
| Patriotism Displayed in Guo Moruo's Historical Plays Writte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He Zhishui |
| Notes on "The Goddess" | Feng Xianguang |
| Patr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ddess" | Huang Buqing |
| A Monu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Notes on the Three Poetic Plays in "The Goddess" | Han Jinying |
| Talk on the Patriotism Shown in "The Goddess" | Du Shuhua |
| Serve the Country, No Hesitation | Tang Mingzhong |

380665



00449306



郭沫若研究学会 会刊

总第三集
1983

目录

| | |
|--------------------------|------------|
| <hr/> | |
| 在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 任白戈 1 |
| 学会第二届年会工作报告 | 刘超 5 |
| 本刊讯 | |
| 郭沫若研究刍议 | 杨万明 11 |
| 保护郭沫若这面旗帜 | 谭兴国 16 |
| 爱国主义——郭沫若创作的灵魂 | 刘元树 19 |
| 郭沫若早期爱国主义思想基础辨析 | 刘世钰 25 |
| 论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和发展道路 | 祁和晖 谭继和 30 |
| 试论郭沫若早期和前期思想中的爱国主义 | 陈遐龄 39 |
| “郭沫若与爱国主义”散论 | 杨炳昆 49 |
| 练就坚铁心 灼热终不冷 | |
| ——简评郭沫若爱国主义的一生 | 顾祖钊 55 |
| 伟大的爱国志士的足迹 | |
| ——郭沫若为共产主义战斗的一生 | 王大明 64 |
| 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发展之我见 | 河野 73 |
| 试论郭沫若早期爱国主义思想 | 曾祖云 79 |
| 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与爱国主义 | 罗世烈 86 |
| 明珠不容久沉埋 | |
| ——论《牧羊哀话》 | 阎焕东 89 |

郭沫若与民歌

——兼论编纂《新国风》的爱国主义精神 秦川 97

一脉相承的爱国诗人 李中毅 106

试论郭沫若抗日战争时期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艺术特色 杨镇伯 112

在“翻案”后面

——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 马韵玖 116

浅谈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爱国主义 何智水 118

《女神》爱国主义精神一例 冯宪光 121

试论《女神》的爱国主义特色 黄步青 127

“五四”爱国主义的丰碑

——试论《女神》中的三个诗剧 韩金英 130

略论《女神》的爱国主义思想 杜淑华 135

“国事需人，不能作儿女子态” 唐明中 141

郭沫若 潘重华 145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郭沫若 王士德 146

在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任白戈

我想趁这个机会看望同志们，和大家摆摆龙门阵。这次研究会讨论的题目是“郭沫若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需要很好地宣传。《邓小平文选》里讲到我们的三大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一个有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的国家。这个任务要完成，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有高度的爱国心，社会主义的爱国心；要有一种自豪感、自尊心，一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量。我们的国家，过去是文明古国，是一个有光辉灿烂的高度文化、高度物质基础的国家；只是在清朝的后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才弱下来的。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应该有志气恢复我们中华民族过去在国际上那样光辉灿烂、昌盛富强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恢复，只有靠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自古以来的精神力量，也是现在把我们国家建设好的思想基础。从第一个任务来讲它是很重要的。

小平同志讲的第二个任务是祖国的统一，那就更需要有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现在我们看台湾有些人，说他没有爱国主义吗，也有。他们也想回祖国，但有的人不那么强烈。如果他们象抗日时那样的爱国主义，有象一八四〇年以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历次侵略那样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就会冲破重重阻碍，回归祖国，结束分裂状态，我们的统一就会完成得快些。所以从第二个任务讲，也需要爱国主义。

第三，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我们的军队，从来就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始终是用爱国主义来教育的，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总之，从我们新时期的三大任务来讲，爱国主义确实很重要。

从形势来说，现在思想战线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也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个条件下就比较复杂，帝国主义分子、外国特务机关在我国搞颠覆活动，资本主义思想也时时在侵蚀我们。中国过去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帝国主义就培养他的人。抗战前我到日本去了两年，斗争就很激烈。他们在留学生中培养亲日分子，我们就争取青年抗日。我们举的就是爱国主义的旗帜、左翼文化的旗帜，当时绝大多数留学生还是爱国的。那时有一个留学生总会，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从来都是他们控制的。只有我们那个时候，即一九三六年前后，留日学生总会才夺到我们手里来啦！靠的什么，就是靠的爱国主义。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因为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想控制我们。所以，爱国主义，从过去到现在，特别是今天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更加重要。现在思想界有些混乱，连爱国主义都不那么吃香了，好象过时了。国外有个叫夏志清的美籍华人，他标榜自己是“反共”的，写了一本书，讲什么中国从三十年代起，最好的诗人是徐志摩，最好的小说是沈从文的，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些大作家，就不在他的眼里。这本书、这个思想传到国内来了，把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全部否定。他的结论是宣传政治的作品不叫文学，要不沾政治边的才叫文学，文学脱离政治愈远愈好。现在我们国内有些作品，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任务以及英雄人物等等都不写了，不沾边了。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五四”运动有左右翼之分，左派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创办《新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右派是胡适，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后来胡适那边有个新月派，办的杂志叫《新月》，其中一员大将叫梁实秋，它的诗人主要就是徐志摩等人。我们不是说新月派的都不好，有的人后来转到左翼来了。新月派讲写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提倡自我表现，叫“抒情”。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当时左翼的人没有理它，因为它无足轻重，没有多少市场，对青年影响不大。当时主要斗争是对现代派，主将是戴望舒；还有杜衡，别名苏汶。现在夏志清讲最好的诗人，一个叫徐志摩，一个叫戴望舒。对戴望舒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允许写风花雪月，允许描写自然，国画不少题材不也是描写自然吗？我们集中批评反共的，他要反我们，我们当然还击。当时主要抨击梁实秋、苏汶这两个人。对梁实秋，鲁迅批评得很厉害，称他为“资本家的乏走狗”。国民党那时想搞一批力量，但它培养不起来。现代派原来还是和我们接近的，有些人还参加过左联。后来国民党围剿红军，又配合着加紧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捉到左联的人就杀。在这种高压之下，现代派马上转变立场，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第三种人”，“守中立”。它守得了“中立”吗？守不了，实际上它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批评它。外国的各种现代派，什么萨特主义，弗洛伊德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跑到中国来了。我们也没有理它，因为它同样没有市场。中国处于受日本欺侮的形势，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青年一般都要看进步书籍。那时《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左翼作家的文章影响大，连资本家都要看；而梁实秋、苏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却没有多少人看。现代派有的人后来堕落到国民党那里去做官，当图书检查委员会的委员，来检查共产党的文章，干这个买卖去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陈志摩他们依附蒋介石，当蒋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大肆庆祝。沈从文，我们对他还比较好，当时左联并不是打倒一切。现在有人说左联“左”了，包括徐志摩我们都没有批评他，可见左联团结面是很广的。

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历史情况，把“五四”以来革命的文学传统忘了。五四运动是革命的，但出现了一个现象，右翼胡适等人言必称希腊，不讲中国。实际上我国的文化比希腊罗马悠久得多，他们把祖宗忘记了。今天又有人崇洋媚外，这是历史在重演，因此爱国主义更要大讲特讲。现在有的年轻人知识贫乏，资产阶级思想乘机而入，他们还认为是新东西。什么新东西啊，二、三十年代早就臭了的，没人理它的东西。

郭老的爱国主义是终其一生的。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政治家，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郭老的爱国主义，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我们比较清楚，而政治上更为突出，但我们一般人对这方面了解不多。比如说大革命时期，他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总政治部副主

任。主任是邓演达，蒋介石不喜欢他，蒋认为郭老是文人，没有政治经验，容易笼络。邓演达住武汉，蒋就带郭老到南昌、九江。蒋到南昌后，把赣州总工会会长陈赞贤杀了。郭老看清了蒋的反革命面目，跑出九江就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讨蒋檄文。这是郭老不可磨灭的功勋。

郭老流亡日本后，受到日本反动派政府监视。迫于环境，他研究历史，研究甲骨文。当时左联很活跃，左联的旗帜是鲁迅。在日本，郭老一知道有这个组织就马上参加，做了很多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那时我们办杂志，他每期都写文章，很积极。不过他的处境不如鲁迅先生。抗战以后，中国左翼文坛就是郭沫若挂帅了。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各有千秋，各有各的功绩，成就也不完全一致。鲁迅是应该崇拜的，但贬郭沫若就错了。

抗战开始，郭沫若就急着买船票回国。那时乘船要经过横滨才能到上海，他悄悄买了船票，连妻儿也没有告诉，半夜离家上船。回到中国，因为郭老耳朵有点聋，我们先回上海的人，就在生活上照顾他。蒋介石知道他回国后，马上派陈诚来找他，要他去南京做官，他不去。北伐时，郭老和张发奎交情很好，这时张发奎在指挥浦东抗战，张劝他去南京，仍不去。郭老在上海会见潘梓年，接上了关系，很快就办起《救亡日报》，郭任社长，主编是夏衍。他对周总理说：“党分配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工作。”他本来不做国民党的官，但为了建立统一战线，总理做了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要郭老当第三厅厅长。从此，他就在总理领导下，从事抗文战化事业了。后来，他在重庆较场口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打伤。郭老在政治上坚强不屈，是很突出的，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的号召下召开的。因此，讨论“郭沫若与爱国主义”这个题目很有针对性。从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才一年多，国内各条战线都欣欣向荣，社会安定团结。与各条战线一样，理论界、文艺界也都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不能否定的。但也应看到，在理论界文艺界，还存在错误思潮，就是不正确地宣传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我们提倡学者、理论家政治家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讲异化论的同志，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学好。异化是黑格尔用的一个名词，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年青时用过异化这个概念，1844年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用过。这个异化论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劳动异化，主要是讲剩余价值。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讲异化，也是在私有制度下工人受剥削这样的条件下讲的。1845年他写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就表示他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形成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现在有人讲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这是不看时间，不看地点，不看什么社会。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就讲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都是那时候讲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是受压迫的阶级，有皇帝、贵族、僧侣压在头上。他们是第三等级，尽管发了财，政治上没有地位。所以他们要自由、平等，争取民主，搞议会，宪法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他们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已经公布了，我们向谁争自由、要平等？人道主义是要讲的，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口号拿过来对付社会主义，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有意反社会主义的，恐怕是积少数；有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总觉得自由不够，甚至把“双百”方针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文章写错了，稍微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说是违反“双百”方针，不允许批评。异化论

本来是在一定范围内讲的，现在也说成什么都异化，社会主义要异化，共产党要异化，这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讲异化时，还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的影响，后来他就不讲了。《资本论》的二卷、三卷中还留点痕迹。为什么？《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亲自完成的，第二卷是恩格斯把他的各种手稿编辑拢来的，第三卷是考茨基帮着编的。所以，二、三卷就没有第一卷那么清楚。因为恩格斯讲，马克思的那些字，他都认不清楚。草稿、手稿和定稿不是一码子事。象鲁迅那么伟大的作家，投在我们刊物上的文章，也是改了又改，甚至完成了的稿子，某些字句他也要改。手稿和定稿是不一样的嘛。我们治学，要去掉教条主义，要分时间、地点、场合，看什么情况下讲的。这样研究学问，才符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后讲点学术讨论中的政策问题。中央确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不会变的。我们抵制精神污染，还要不要百家争鸣？我们说，不会变的，应该争的要争，应该放的要放，真理总是和谬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的。在争辩中难免有错误，这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错了，改了，认识了就完了。哪个能不犯错误呢？马克思是由黑格尔派，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变成科学共产主义者的。经济学上，他是由亚当·斯密变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也不是天生就正确。我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引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的文章多得很，比《资本论》多。“双百”方针一定要坚持，大家应畅所欲言。过去几年我们纠“左”，现在的毛病主要是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左”当然还是要纠，但右的东西也是不允许的。要通过争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解决。

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同志们有什么就讲什么，学术问题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百家争鸣，我们这里有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百家，要各抒己见。这是我们讨论会的方针，学会应当有这个好的学风、会风。

（上接第18页）

破袜，在中国永远行不通。在中国革命的紧要时刻，他拿高薪当教授，玩醇酒女人，做香艳诗，追求一种所谓“爱”、“自由”、“美”的“诗化生活”，他越来越消沉、颓唐，连早年“单纯的信仰”也幻灭了：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黯淡是梦里的光辉”，“今天的希望变作明天的怅望”“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胡适说，他是“信仰太单纯，现实太复杂”。不对！不是信仰单纯、现实复杂，而是他的“信仰”本身，在中国就是注定实现不了的。

郭沫若表现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理想、信仰、感情和情绪；徐志摩表现

的是中国布尔乔亚的理想、信仰、感情和情绪。

总而言之，郭沫若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旗帜，徐志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旗帜，砍掉郭沫若这面旗帜，不仅是对革命的背叛而且是对历史的亵渎。

鼓吹“崛起”的同志们会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的确没有谁明确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鼓吹“朦胧”的，我也只能从朦胧中去作这样的推论，假若有一天证明，我这个推论是错误的，我甘愿低头认罪，而且乐得承认这个错误，因为我到底看见郭沫若这面旗帜，还在我们祖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学会第二届年会工作报告(摘要)

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 刘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同志们:

郭沫若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郭沫若与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四川省委、乐山地、市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全体会员和热心郭沫若研究的同志们的识真准备,于今天正式开幕了。我代表学会理事会向到会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到会的有本会会员和特邀代表共计一百四十余人。名誉会长任白戈、会长马识途正参加省委会议,百忙中专程前来主持会议。光临会议的还有省文化厅顾问彭长登,省教育厅顾问余之光,本会副会长、省社科院付院长序永祥,省社科院副院长、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谭洛非,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田居俭,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刘令蒙,乐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绍先,乐山行署顾问本会顾问杨万明等。出席会议的教授、副教授有云南大学全震寰、北京经济学院马士贞、安徽大学刘元树、四川大学罗世烈、四川师范学院杜道生、黄步青。出席会议的还有郭老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九十二岁高龄的杜高崇老先生,在1939~1945年期间郭老的秘书、现任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邀编辑的翁植耘。北京郭沫若故居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表明郭沫若研究工作受到了各方面越来越多的重视,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必将推动我们对郭沫若的研究工作更加蓬勃的发展。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中召开的。今年的年会,应该是以郭老甘做“党喇叭”的精神为榜样,认真学习郭老“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在当前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发挥郭沫若研究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的作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郭研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这次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应遵循的原则。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我们深信这次会议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受理事会的委托,简要地报告学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会长马识途同志对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这样的概括:“相当活跃,有待深入。”这话言简意赅,符合学会工作的实际。一年来,学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组织发动搜集郭老的资料,研究宣传郭老的业绩,编辑出版学会会刊以及加强学会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的。下面分别报告如下:

一、我们组织研究队伍,开展了郭沫若研究和宣传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效充分体现在研究成果上。自学会成立到今年十月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会就收到研究郭老的各类文章一百五十余篇,会员们在会刊及各地报刊上发表的研究郭老的文章超过了百篇,其中有的文章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会刊第二期中,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

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中制造的谬论,必将引起学术界注意。此外,一批会员编写的研究专著,如《郭沫若在重庆》等等,也已相继出版问世,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中,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出现在哲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这里我们要感谢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同志,特别是一些理事们,他们在组织发动学术界研究宣传郭老、互通情报、组织稿件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正由于全体会员的一致努力,使学会工作得以顺利地展开。学会会址设在乐山,在郭老家乡的会员同志们,以郭老为榜样,学习郭老,研究郭老,宣传郭老,竭尽全力地支持学会工作,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是在搜集、整理、提供资料方面,还是在搞好后勤工作方面,都表现出了愿作人梯的无私精神,这是值得赞赏和发扬的。会长马识途同志,在任务繁重,创作紧张,身患疾病的情况下,对学会的领导工作从未放松过,对郭研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多次进行指导,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教益,这也是使我们难以忘怀的。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研究工作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以乐山师专为例,最近他们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郭沫若研究室”,把分散的研究力量组成了实体,可以互相切磋,各扬其长。此外,在全国和四川各地,也都有不少郭老的志愿研究者,愿意成为学会的会员。我们期望这些研究力量在学会统一组织、协调下,能在郭沫若研究事业中做出贡献。

还应该提到,在学会郭沫若研究工作深入的同时,学会对郭老业绩的宣传普及工作也已逐步开展。以乐山为例,除已编印《郭沫若旧居》宣传介绍外,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在《沫水》、《乐山报》开辟专栏和编排话剧《戒马书生》等文艺形式,向郭老家乡的人民宣传郭老战斗生平、革命业绩和学术成就等。这些活动,有些是学会具体主办的,有些是学会会员积极参加的。这些普及宣传活动,使郭老家乡的人民在真正了解郭老、认真学习郭老、为实现家乡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和工作方面,发挥了作用。如今年郭老逝世五周年之际,在沙湾古镇有几个青年承头自发地在郭老旧居举行了座谈会,学习郭老高尚的品德,表示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可见郭老已逐渐成为家乡新一代青年心目中的榜样。

二、学会已着手加速对有关郭老资料的搜集和抢救。学会成立以来,除继续在家乡征集有关郭老的资料外,还三次派出人员到上海、天津、广州、云南等地搜集。到目前为止,学会已搜集到各类资料97件,其中有的具有较珍贵的文物价值。与此同时,学会还接受了一批馈赠的郭老资料。馈赠郭老资料的同志有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范用、出西省文联主席马烽、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特约编辑翁植云同志等。我们在抓紧搜集文字资料的同时,也注意了对郭老生前好友、同事口头介绍的活资料的抢救,争取一切可能进行录音。这些工作,对学会拟议将逐步建立的系统化的郭老研究资料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学会组建了会刊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两期会刊。大家都知道,活跃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研究者提供发表成果的阵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对郭老的研究与郭老在国内外的崇高声誉相比是不相称的,很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克服困难,创办了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为会员和全国郭沫若研究工作者提供阵地,这对于活跃郭沫若研究工作,促进研究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起到了有益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是与全体会员的踊跃投稿是分不开的,与乐山地、市委、省文化厅积极支持,提供经费也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会刊，坚持“双百”与“二为”方针，不但是研究文学家、剧作家郭老的阵地，也是研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老的阵地，又是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家郭老的高尚品德和情操的阵地。由于会刊的旗帜鲜明，内容比较丰富，受到了学术界欢迎。今后，我们将继续不断提高编辑水平，努力把学会会刊办好。

四、学会成立以后，还加强了国内的接待工作。一年来接待了研究郭老的专家、学者百余人次，便学会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

五、我们学会的工作，一直受到各级领导，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使我们深受鼓舞，对学会的工作推动很大。今年五月，以阳翰笙为团长，有陈白尘、葛一虹、戈宝权、凤子、范用等参加的“中国文联赴川访问团”，由学会会长马识途同志和副会长序永祥同志陪同，专程来乐山召开了两次郭沫若研究座谈会。他们听取了学会工作汇报后，对学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阳翰笙作为郭老数十年的亲密战友，看到郭老家乡开展起来的郭沫若研究工作的大好形势，十分高兴和激动。他不顾八十三岁高龄，谢绝医生劝阻，做了两次共达五个多小时的发言，仍兴犹未尽十分令人感动。阳翰笙对我们学会的郭沫若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对学会的编制、经费等问题也很关心，表示回北京后要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川报记者通过“内参”形式，把这两次座谈会的情况和老作家们的宝贵意见向省委作了汇报，取得了各级领导对于学会及其郭沫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在这次活动期间，戈宝权同志还以我们学会顾问的身份，在乐山作了“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专题报告，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学会学术活动的开展。

六、加强学会自身的建设，使之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中的组织作用。学会自去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后，即申请参加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为省社联领导下的第一个郭沫若研究学会。一年来，省社联、省社科院、文化厅的领导和同志多次来了解、指导我们学会的工作，乐山地区社联以及有关大专院校，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为了实现去年学会成立大会和学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所议定的事项，一年来学会在乐山的常务理事四次召开会议，对学会工作包括会务工作中的一些主要事项，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分别实行。例如，学会活动经费、常设机构、编制等问题，就已报请乐山市委，正在妥善解决中。

此外，还增聘了老作家陈白尘、四川省文化厅顾问彭长登、杭州大学教授孙席珍为学会顾问，增补了六名理事和常务理事，并已提请第二次理事会认可。在此期间又吸收了一批新会员。目前，学会会员人数共达一百二十余人。

为了互通情报，密切与会员的联系，学会秘书处还创办了《学会动态》，一年内已出三期。

七、我们还进行了推荐研究成果参加四川省社联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授奖活动”的筹备工作，已提请第二次理事会通过推荐，参加评选。由于这次活动按四川省社联通知，限于省内会员，故未推荐省外的郭研成果。

八、郭沫若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促进外事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乐山市与日本市川市结为友好城市，首先推荐并为日本朋友采纳的，就是我会理事——郭老的长子郭和夫同志。乐山市的同志称赞我学会的郭研活动“直接为外事工作服了务”。同时，学会郭研活动

的开展，也促进了其它文化工作。如大型话剧《戎马书生》的创作和演出就是一例。这个戏受到省内外各界重视，正在继续修改中。

九、我们还进行了召开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郭沫若与爱国主义”专题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这点就不详述了。

同志们，我们郭沫若研究学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应该说还处于草创起步的阶段，有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一年来，之所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主要是郭老本身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文化伟人在国内外享有的盛誉所致。党和政府对郭沫若研究工作的重视，广大的专家、学者、群众的积极参加，任白戈同志、马识途同志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社联、省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对我们工作始终如一的支持，也都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老一辈的革命家、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或者馈赠郭老文物资料，或者提供可靠的研究史料等，对于学会研究工作都起了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譬如，李一氓同志亲自为学会题赠诗词；学会顾问九十高龄的成仿吾同志和林默涵同志为会刊题词。学会顾问阳翰笙、陈白尘、戈宝权等同志对学会工作也很关心。任老、马老更是亲自主持我们学会的工作，抓得具体，抓得细致。革命老一辈的支持，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此外，郭老的亲属和生前友好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此，我谨代表学会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以上是对一年来学会工作的简要回顾。

同志们，我们这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适逢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党的二中全会精神，这是我们开好这次学术会议的强大东风。党的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在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二中全会的精神，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意义重大，非常及时，为我们战斗在思想战线上的同志们，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又指出：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们都是思想战线上的战士，理所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在自己的工作中，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

在这里，我想对本届年会的讨论专题——“郭沫若与爱国主义”加以说明。当前，正如中央所指出的那样，在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界和文艺界有一种不良倾向，右的倾向。譬如，有些人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也有人不抵制甚至赞赏资产阶级现代派的思潮，任其泛滥，忘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屑一顾。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有人撰文不承认“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否定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科学论断。有些人大捧胡适等人，歪曲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形象，对“左联”五烈士不感兴趣，形成一股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贬低革命文学的暗流。这

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对郭老的研究工作也有影响。在一部份郭沫若研究工作者中，研究做为文学家和学者的郭老多些，研究做为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的郭老则不足；研究郭老的创作时活，对郭老解放前的作品肯定得多些，对郭老解放后的创作和贡献则不多提；而在研究郭老解放前的创作时，又着眼于研究“五四”时期的郭老较多，研究抗战爆发后郭老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大量的创作活动较少。自然，每一个郭研工作者，在选择论题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作为整个郭研工作，则反映了在部份郭沫若研究工作者中存在一种顾虑，即不能或不敢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郭老甘当“党喇叭”的精神，象郭老那样毫不含糊地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这种看法是否得当，同志们还可以讨论。

其实，郭老的“党喇叭”精神，与鲁迅先生的“遵命文学”，原则都是一致的，他不愧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的否定党领导下的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革命文学的那股暗风，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回答，有说服力地予以批驳，这是我们郭沫若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战斗职责。

为此，本届年会决定以“郭沫若与爱国主义”作为学术讨论的专题。我们要努力宣传郭老，肯定郭老的伟大成就来源于对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继承，来源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哺育，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要努力学习郭老，象他那样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党喇叭”的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之，本届年会，除广泛交流近期郭沫若研究的成果外，将集中探讨“郭沫若与爱国主义”这个专题，从文学、史学、思想等多方面学习郭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我们希望，这对于当前贯彻二中全会精神，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将是一个有力的配合。

同志们，展望未来，郭沫若研究工作是十分可喜的。今年五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十月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这对组织领导、协调全国全省的郭研工作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学会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有关方面、有关地区的联系和合作，在新的一年里，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努力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当前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挺身而出，积极投身到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中去。要清除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全体会员要学好《邓小平文选》，提高郭沫若研究工作的理论水平；要学习郭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郭沫若研究诸多的领域中，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加努力地开拓，把研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这里有个规划问题，首先是选题的规划。请同志们把各自正在准备研究的项目、内容、完成时间告诉我们，争取搞出一个“七五”规划的轮廓，印发给大家，以利互通情报。一九八四年我们将同四川省社科院《抗战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术专题讨论会；一九八五年，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将在重庆召开“郭沫若在重庆”的专题讨论会，我们希望大家能有较高水平的论文或专著带到会上。

二、加强资料搜集，争取二、三年内把学会资料室建起来，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我们认为：郭老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名人，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有关郭沫若的文物是国家的珍宝，研究郭老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所以，我们是

把有关郭老的文物作为国家的文物加以搜集、保护、使用的。这不是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事情，这是党的事业。中央和省的文物主管部门对这一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及时的、有力的。我们的搜集包括郭老著作（各种版本）、手迹、遗墨、遗物以及有关研究郭老的著述文章等等。不加强资料工作建设，研究工作将会建筑在沙滩之上，成为无源之水，是难深入的。这项工作我们相信将会继续得到各个方面的同志，首先是郭老的亲属和生前好友的大力支持的。学会希望全体会员都投入到资料搜集工作中来，及时向学会提供线索。学会最终将建成一个系统的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心，为全体会员服务。

三、继续办好会刊，不断提高会刊质量，使会刊成为介绍郭老、宣传郭老，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学术性刊物。会刊以论文和资料并重。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成为公开发行的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性季刊。这届年会和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将选编入会刊第三期，明年还将出第四期。希望继续得到会员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使会刊质量不断提高。

四、加强郭老思想和业绩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对郭老的宣传，能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继承郭老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除继续帮助作好郭沫若旧居的保护和不断充实旧居的陈列以外，还将抓紧在乐山大佛寺建立郭沫若纪念馆或陈列馆的筹备工作。学会计划组织力量编选《郭沫若爱国主义的故事》、《郭沫若诗选》、《郭沫若散文选》，出版发行对象主要是广大青少年。学会还将请会员编写各种形式的剧本，通过电视、电影、戏剧、广播等形式广泛地宣传郭老。

五、认真作好学会的会务工作，并继续出《学会动态》。办好《学会动态》，必须取得同志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的支持。为了便于联系和解决不少学者要求入会的问题，在外地、外省会员较集中的地方，是否可以考虑设组，由学会在那里的理事牵头召集，请同志们考虑。由于我们学会会员比较分散，希望能加强经常性联系，同志们在全国各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也望能复印寄交学会。我们拟将收集会员所写的郭沫若研究的各类文章，编辑出版《郭沫若研究资料》丛书，请同志们大力支持。

怎样加强学会工作，还请同志们多发表意见。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形势大好。但是，困难确实不少，任务艰巨，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将加强团结，协力同心，努力工作，一定能开创出郭研工作的新局面。

郭沫若研究学会在乐山举行第二届年会

就“郭沫若与爱国主义”专题

开展学术讨论

本刊讯 “郭沫若与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刻，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郭沫若的故乡——四川乐山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辽宁、安徽、陕西、甘肃、云南、四川等省市的一百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业余研究者和有关方面人士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沫若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任白戈，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沫若研究学会会长马识途主持了这次讨论会。

任白戈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是长远的战略目标，也是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个任务要完成，需要一种高度的爱国心，社会主义的爱国心。今天，我们学习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就是为了激发我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是把我们国家建设好的一种思想根基，也是我们这次专题讨论会的目的。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郭沫若与爱国主义”这个主题十分鲜明，不但对当前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深远意义。郭沫若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所留下的等身著作，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珍宝。近年来，国内外有个别人，总是力图贬低甚至诋毁郭沫若，这实质上是一种否定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自由化思潮的表现。今天，我们集中研究郭沫若与爱国主义这个专题，实质上是一场捍卫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原则斗争。

与会代表中，与郭沫若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们，列举大量的史实，说明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每一个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头，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北伐时期他投笔从戎；北伐失败后，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写了《且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战斗檄文；抗日战争时期，他“别妇抛雏”，毅然回国请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死而后已。专家、学者相继发言，对郭沫若渗透于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诗歌、小说、散文、历史剧等各个领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溯本求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植根于我国古代传统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根基深厚，源远流长；受外国的、欧美进步作家作品的影响，广采博收，洋为中用，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下孕育发展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爱国主义这一根红线，自始至终地贯穿在郭沫若的革命实践和宏丰著作之中；而且还不断丰富、发展，与党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始终处于时代的最高水平。

会上，马识途就清除精神污染与郭沫若研究的问题，作了学术报告。他首先说，郭老战